

傾奠的忠誠

這水好像他們的血一般，我斷不敢喝(撒下二三：17)

誰都不願意遭受反對，遇到背叛更是心碎的經驗，特別是在患難的環境中。因此，受到人的擁戴，效忠，是極為快意的事情。人用盡方法，想維護奴隸制度，全不是由於生活上的需要，而是樂意得到這種效忠服事的滿足，更進一步，就是受人崇拜了，那簡直是變成神！

大衛生命中的一段艱苦時期，是在受膏之後。神藉撒母耳膏立他作一國的元首，不過，他長期缺少兩項條件：既不是元首，也沒有自己的國，而且連家鄉伯利恒，也給非利士人佔領了，欲歸不得。但他不缺乏部下跟從者的擁戴，這是難得的。

大衛在亞杜蘭洞躲避掃羅，在附近有個山寨。那是一段艱難的日子。登上王位的應許，仍然遙遙無期；對將來的盼望，既然遠不可及，更容易使人回想過去。背井離鄉的大衛，想起了可愛的少年時光：那溫馨的家鄉，伯利恒的泉水，也似乎更清冽甘甜。他自言自語的說：“甚願有人將伯利恒城門旁井裡的水，打來給我喝。”這只是表明恢復家園的意願。

三個勇士就闖過非利士人的營盤，從伯利恒城門旁的井裡打水，拿來奉給大衛。他卻不肯喝，將水奠在耶和華面前說：“耶和華啊，這三個人冒死去打水，這水好像他們的血一般，我斷不敢喝！”
(撒下二三：17)

從亞杜蘭到伯利恒，約有二十公里。居然有人不辭艱苦，還要冒生命的危險，穿過敵人的防營，為他去打水！有這樣的愛戴，不惜為王犧牲性命，甚麼事不能成功？大衛必然很愛他的部下，才會

有這樣的甘心效死。

當大衛把打來的水，捧在手上，他覺得咽喉仿佛梗塞住，無論如何也喝不下去。這份忠誠，使他深深感動。這水仿佛是他們的血一般，使他從心底深處，泛起敬畏：自己何德何能，會贏得人如此敬愛？還不是神的愛在他們彼此之間，使他們互相感應！既然如此，豈不應該更加對神忠誠，把自己的一切，完全奉獻，傾奠在壇上？於是，大衛不敢喝那水，舉起來祝謝了，然後傾倒在耶和華面前。

今天我們屬主的人，特別是作領袖的，也應該有這樣的存心：一切榮耀都歸於主。我們不配得人的崇敬，頌揚，所能作的，都是神在我們身上顯大，願更加傾奠在主前。